

# 茨菰花白小如萍

□靖江 闻琴

周末回村,三叔留我吃饭。席间,三婶特地炒了一盘茨菰肉片,立刻勾起我对少年生活的怀念。恰近日读诗,陆龟蒙一句“野饷夸菰饭,江商贾蔗汤”,心之牵系,几片茨菰入口,便觉唇齿酥香。

浅水边的茨菰是很寻常的食材,如今贵为“水七珍”的茭白、芋艿、莲藕、茨菰、鸡头米、荸荠、药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院前屋后遍地皆是。茨菰花开白色,花瓣不大,因形状又得名燕尾草。也无香味。茨菰不及荸荠,不能生吃,味道也不比芋艿的绵软、藕节的香脆,但不失沙韧特色。

昔年,老家屋后有一方塘。每天我放学回家,常去塘边摘几把茨菰叶喂羊,羊儿爱吃。可拿茨菰做菜,因为少油,往往苦涩难咽。偏偏祖母总又唠叨“苦的才香,苦的耐吃”,老在我碗里夹放一些苦涩

之物,比如香菜、茼蒿,让我失去食欲。那时候,家中虽然不富裕,但母亲也会想法儿改善伙食。每月中旬,她会去集市割上几斤猪肉,辅以茴香八角和茨菰红烧,锅盖一揭,香味满村飘散。如今回想起来,算是一件幸福之事。

一晃经年,然年岁越增,越喜尝苦,顿觉幼时的味蕾与成年不同。少时喜甘,盛年嗜苦,也算得人生跌宕之余的反刍吧?

闲时翻书,历代诗人也喜以茨菰著诗。唐张潮《江南行》“茨菰叶烂别西湾,莲子花开犹未还”,以茨菰叶烂诉说怨妇愁思,旅人离恨。南宋杨长儒《茨菰花》“恰恨山中穷到骨,茨菰也遣入诗囊”,喻示自己虽身处贫困,但有茨菰的高洁品性,不为俸禄折腰。古人或仕途不顺,或生活颠沛,就会念及茨菰。茨菰是惆怅客的精神寄托,它只和失意者有缘,并非得意之人的

笔下珍物。唯有杨士奇的一首“岸蓼疏红水荇青,茨菰花白小如萍”,清新淡雅,读罢让人如临江南温柔水乡,其清新明丽气质,令人格外难忘。

许多画家也视茨菰为纸上宾,比如李苦禅。他的画作《茨菰鱼鹰图》,以疏朗的凝草、恬淡的茨菰作衬,鱼鹰显得桀骜凶猛,可又那样同生共气,相安和谐。更有《荷塘栖翠图》,他浅浅提及“湖沼水浅,荷茨丛生”,已足见其对茨菰的喜爱。想来茨菰不但是墨客文人的精神慰藉,更是平淡生活的飒爽点缀。

汪曾祺也说过,茨菰是有格的大抵是说,不管如何煎炒、煮炖,它始终保持本真的形状。将食材中的茨菰以松竹相类,已是超高的评价。吃茨菰,既可以回味生活,也可以品味文化,一举两得。

## 散落的蒲公英

□常州 郭丹东

当年我们即将大学毕业的时候,辅导员建立了一个QQ群,把大家都拉了进去。十年过去了,我无聊的时候,喜欢打开群看看,可惜群聊天记录总是一片空白。

毕业了,每个人像一朵烟花,“砰”的一声飞出去,彼此相隔越来越远,各有各的灿烂去追逐,各有各的天空去绽放。大家又像是长在同一株蒲公英上洁白的茸毛,风一吹,就化作万千精灵,举着降落伞,乘着风飘向远方,寻一方土,落地,扎根,汲取阳光水分,然后生长。

或许,这一颗种子落在河边,因着近水的优势,贪婪地喝着清澈甘甜的河水,长得高高壮壮,无聊时,看鸭子、野猫嬉戏,夜晚时,又与露珠相拥而眠。那一颗种子落在牛背上,牛儿背着他走了老远老远,在主人家的篱笆边停住了,长长的尾巴用力一甩,种子从牛背上跌进篱笆边的草丛中,从一片草叶,滑到另一片草叶,最后在一株牵牛花旁边停下了。从此牵牛花为他遮风挡雨,他才得以生根发芽。没多久,一株鹅黄色根茎的蒲公英

诞生了,还好,有一串又一串的喇叭花作伴,他并不孤单。

又一颗种子不巧,遇上了大风,风带着他飞过千山万水,飞到大洋彼岸,那里尽是石山石海,种子落进了石缝里。种子说,我想出去,没人理他。他只好自己寻出路。还好,种子在石缝里找到一撮柔软的泥土,安心躺下,不一会就睡着了。白天,石缝里照进一缕阳光,金灿灿的,种子觉得身上痒痒的。晚上,海风路过石缝,温柔地给种子盖上一层水汽,种子终于发芽了,嫩芽跟着阳光的指引成长,终于见到岩石外的天地。

长在河边的蒲公英从未见过牛背上的风景,牛背上的蒲公英也未曾听过,大洋彼岸石山石海的波澜壮阔,石缝里的蒲公英也不会懂得,野猫和鸭子的趣味。他们本是同一株蒲公英上的同一蓬茸毛,因着不同的机缘巧合,而有了不同的际遇。

我们的母校就是那株蒲公英,我们就是一颗颗种子,被风吹散后,各自寻找自己的落身之处。幸运的是,我们都找到了自己的天

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色彩。遗憾的是,我们各自为家,再没了当初的亲密。

没想到的是,去年夏天,突发的暴雨和洪水让大家的心揪了起来,使我们在同一频率跳动起来。在河南新乡,我们曾经一起成长过的家园,曾经养育过无数颗种子的蒲公英,陷入了困境。一株株散落在各地的蒲公英们闻讯纷纷行动起来,沉睡了许久的QQ群突然活跃起来。一个同学和奋斗在抢险前线的二十名志愿者饿着肚子,晚上找不到住宿,在群里求助。在新乡的同学立即响应,帮忙在朋友圈转发,甚至自告奋勇去送吃的。仍留在母校任教的辅导员马上在群里发来免费提供住宿和用餐的酒店联系方式。

世界并不冷漠,大家一直记得年少时的美好,空间和时间的相隔,也不会让我们真的分离。岁月静好的日子,我们在各自的天地里拼搏,而当大难来临时,我们又团结得比任何时候都紧密。明天,世界也会因这一株株蒲公英更加摇曳多姿。

## 午夜电波

□宿迁 卢耀东

将近晚上10点才回家,路上随手打开车上的广播,是电台的一个夜生活节目。主持人温馨的话语,广播里轻盈的旋律,拨弄得我心里酥酥的,记忆竟又飞回到大学时代。

说是大学,其实很惭愧,不过是大专而已。但在上世纪90年代,能够有高校就读,甩掉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还是很兴奋的,家里人特地为我买了一个小收音机庆贺。一直生活在偏僻乡村的我,乍置身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城市,真像刘姥姥进入大观园。尤其晚上,马路上到处灯火通明,犹如白昼,让我流连忘返。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城市夜色的新鲜感渐渐没有了。晚上钻进被窝,捧起心爱的收音机,成了我的

固定安排。当时,淮阴市区刚刚创办了一家电台,叫淮阴经济广播电台,节目挺新鲜活泼。只要有闲暇,同学们就收听这个电台的节目。其时,大学校园很流行电话点歌,学校小卖部的公用电话旁常常被挤得水泄不通。因为是热线,打进直播间很难,每每听到某某同学为某某点歌成功,我们都格外兴奋。

真正能拨动人心弦的,还是经济广播电台一档《温馨夜话》的栏目,每天晚上10点到12点播出。下了晚自修,洗漱完毕,很多同学就躺在床上,抱起了收音机,戴上了耳机。男主持人华中曾经做过中学老师,声音极富磁性。爱情友情亲情,人生的烦恼,青春期的困惑,所有的问题都能在他那里找到答案。

很幸运的是,我曾在夜深人静

的时候拨通了电台的电话,在有些慌乱中我听到主持人说“这位朋友你好”。已经记不得和主持人说了些什么了,总之,挂掉电话后我很兴奋,脑中反复回味通话的情景,反思自己有没有说错话,后悔该说的话没有说。

后来,我的一篇稿子参加了电台“师恩难忘”主题征文获了奖,颁奖会上见到了自己崇拜的真人华中。他就是生活中邻家大哥的形象,非常清瘦,但声音浑厚。当然,这并没有破坏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反而更觉得真实和容易接近。

参加工作以后,我还是经常收听这家电台的节目。遗憾的是,后来淮阴、宿迁分开,就渐渐不再收听淮阴的电波了。加之年龄增大,也就慢慢退出那个收听群体了。

## 凿冰捕鱼松花江

□安徽五河 李星涛

到哈尔滨四天了,我观赏了珠光宝气的冰雪大世界,游玩了温润洁白的雪乡。愉悦之余,心里仍有一个小小的遗憾,还没有到冰封的松花江上去凿冰捕鱼。

冬至的那天下午,我趁空溜到松花江边,找到一位老船夫,软磨硬泡了半个多小时,终于从他手里借到了捕鱼的丝网,凿冰的铁钻,舀冰的漏勺,穿绳的竹篾,开始像模像样地捕起鱼来。

松花江上,积雪尺厚,雪下冰厚近乎两尺。扒开雪,露出一块冰面,黑黝黝的,恰似一块赌石被切开的翡翠的截面。我拿起丁字形的冰钻,开始“咔嚓咔嚓”地凿冰。刚开始,江风中我还感到了彻骨的寒意,可一个面盆大小的冰窟凿出来,我已手臂发麻,浑身冒汗了。顾不得疲倦,我一边抓紧时间用漏勺舀去冰窟里的碎冰,一边又马不停蹄地开凿起另一个冰窟。江面近-30℃,倘若不快速行动,凿出的冰窟就会借着寒风,重新封冻上。

两个相聚十米远的冰窟凿好了。我急忙拿过一端绑有两个空矿泉水瓶的长长的竹篾,一头拴上绳子,从一个冰窟窿的冰层之下向着另一个冰窟窿捅过去。整个过程,多亏了那两个拧了盖儿的空矿泉水瓶。因为它的浮力,竹篾的一头始终浮在水面上,让我顺利地將绳子穿到另一个冰窟的水面。

绳子穿好了,该下网了。网是丝网,底部坠有铅笔芯粗细、一厘米长的铁制网脚,网标是指长的一节一节小泡木。它们一个是让丝网向下伸直,一个是让丝网向上浮起,而两种力却始终保持着平衡,这样丝网就会平静地横在水里。我

## 凝寒腊八亲情暖

□太仓 李仙云

在家乡陕西东府一代,每年的腊八节,在旭日东升之时,大家会守着从祖辈传下来的习俗,即“冬至馄饨腊八”,吃一碗热气腾腾、香飘四溢的“腊八面”。

家乡古称“有莘国”,曾在这里发现大量“仰韶文化”遗址,可谓钟灵毓秀,文化底蕴丰厚,民俗节令也蕴含典故极有讲究,母亲也总是把每个节令都过得很有仪式感。

记忆中,那天母亲总在鸡鸣时分,东方微微泛起鱼肚白就开始忙活。她好面就开始打扫庭堂、擦洗锅碗瓢盆,把前一天发泡的形状各异、五颜六色的豆类煮好,再配上家乡黄灿灿的小米和各种菜蔬,便开始精心烹煮“腊八米儿面”了。

当热气腾腾的“腊八面”煮好,爷爷会虔诚地把面敬献于祖宗灵龛前,带着我们一起跪拜,以祈国泰民安,家和兴旺。祭祀完毕,母亲还会给鸡槽、猪槽倒入“腊八食”。在家乡流传着一种说法,“冬

将丝网的一头系在绳上,放进一个冰窟,马上从另一端扯拽另一个绳头,丝网“唰唰唰”地沉入水中。等到丝网还剩下尺长没有入水时,我马上停止拽绳,跑到丝网入水的一头,续接上一根十米左右的绳子,并在丝网网纲绳上拴上半块砖头,把网沉进水中,以防流动的江水冲走丝网,只将两端的长绳留在冰面。就这样,一张网便下好了。

在家乡淮北平原的小河上,我也干过凿冰捕鱼的事儿,可在松花江上我却是第一次。下好网,我请老船夫对我的整个操作过程提个意见。老船夫没有说话,只是微笑地对我一挑大拇指。

网下好半个多小时,冰面就宛然如初。倘若没看见留在冰面上的绳子,你根本发现不了我布网的位置。两天过去了,该收网了。我重新凿开了那两个冰窟,用带有铁钩的竹竿捞上来丝网的一头,取下砖头,然后从一端轻轻收回丝网。真有收获了!十米长的丝网上竟然挂着六条大鲫鱼!小者满斤,大者足斤,一律黑脊饱腹,微翘尾巴。一出水面,便僵硬如雕了。我将鱼尽数送给了老船夫。老船夫接了鱼,又帮我重新下网。这一次下网非常省事,只需从另一头扯拽绳头,把丝网拉入水中,再系上砖头即可。

是夜,我被老船夫拽留在船上喝酒。餐桌上,我不仅尝到了松花江大鲫鱼的鲜美,而且也尝到了东北红肠的异域风味。酒足饭饱之后,我脚下发飘,行走在凛冽的哈尔滨大街上,虽然触目皆是闪烁的灯光,可我却老是看见一尾一尾的大鲫鱼,排着纵队,接二连三地撞到了我下的丝网上……

至馄饨腊八面,鸡娃吃了爱下蛋”,以这种司禽司畜的方式来犒劳为这个家辛勤付出的“特殊成员”。

记忆中逼仄的灶堂间,一家人围坐一起其乐融融,冬阳透过旧色窗棂,丝丝缕缕照射进来,我们捧着粗瓷老碗,氤氲热气袅袅腾腾,在香喷喷的“吸溜吸溜”声中,那面便有了阳光般的色彩,也带着黄土地的清香。

我在少年时代就随做警察的父亲去外地读书,依稀记得读高一年的那年腊八节,凌晨天不亮起来,忽看到厨房灯光闪烁。整个家属院静悄悄的,大家都沉浸在香甜睡梦中,父亲不知何时起来在给我煮“腊八粥”,还配了一盘精致的美味小菜。父亲说:“今天是腊八,咱也来个人乡随俗,改喝‘腊八粥’。”

岁序无声,对腊八节的记忆,如冬日暖阳下悠然绽放的蜡梅,温馨着岁月。

#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682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